

我 们 心 中

生 活 没 有 对 错 ， 只 有 强 弱

住 着

它 尊 重 才 华 ， 也 尊 重 努 力

另 一 个 自 己

闫 红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心中住着另一个自己 / 闫红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411-4733-3

I. ①我… II. ①闫…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2407号

WOMENXINZHONGZHUYHELINGYIGEJIZI

我们心中住着另一个自己

闫 红 著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1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33-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缺钱或缺爱的人构成的半个中国

能救赎自己的老妈更伟大	003
被时代出局的第一代打工者	009
这世界，他来过	017
我姥姥这一生的爱与苍茫	027
好好在一起，就是好好告别了	036
每个亲戚都是一扇窗子	050
缺钱或缺爱的人构成的半个中国	056
你为什么不去北京	063
我没有经历过高考的恐惧	072
毛坦厂的美丽春天	080
把朋友送进监狱，他们是怎么想的	085

美人首先要学会和自己恋爱

王菲只是冒犯了你们凑合的人生	099	
舒淇的艰难情史与后残酷青春	105	
嘲笑林心如不年轻,是因为除了青春你一无所知		110
窦靖童就是王菲和窦唯的升级版	114	
朱莉与皮特: 让一部分母亲先自由起来	119	
美人首先要学会和自己恋爱	125	
那些被男作家杀死的女人们	132	
感动人间的织女, 其实是个被拐妇女	139	
男人如衣服: 从林徽因到张爱玲	144	
假如李夫人给甄嬛上一课	151	

读名著, 一定要趁早

读《红楼梦》, 一定要趁早	159	
当凤姐遭遇刘姥姥, 她为何没有致贱人	164	
那些热衷于鉴婊的好姑娘	170	
元春省亲背后的官场密码	176	
秦可卿与凤姐之间的迷之黑洞	183	

少女黛玉	192
狗血的青春才更像青春	198
潘金莲为何撩不到武松	205
王婆，黑道上的草根族	221
《水浒传》作者真的是厌女症患者吗	229
武大，“绿帽子”名头带来的二次伤害	237
林冲，一个被体制化的人，在这无序世间	244

缺钱或

缺爱的人

构成的半个中国

能救赎自己的老妈更伟大

年前我妈宣布她要学车，我先替她暗吸了口凉气，当年我学车时诸多艰难尚历历在目，倒车入库，上坡起步，百米加减挡……每一项后面还要以括号备注上教练的坏脾气。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学车这种事儿，不做也罢。

我跟我妈说，你又不上哪儿去，在城里转悠，你那电动车就够了，朝哪儿一停，还不怕交警贴条。我妈说，她也不打算开车，只是，多学个技术，总不是坏事吧。

她这么一说，我也不说什么了，我记起她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对于一个爱学习的人，艰难险阻有突破的可能，教练的坏脾气更无须放在心上，学习是她的幸福之源，在多风雨而少彩虹的人生里，不断地给她提供快乐、自信与忘我的力量。

35岁之后，我常有淡淡惆怅，我还没有喧嚣华丽地活过，怎么就这么老去了呢？这种喧嚣华丽倒不是指鲜衣怒马声色奢靡，而是去很多地方，做成有价值的事，把自己活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用这种眼光回望我妈的平生，发现更加荒芜，如果说我的人

生里还有各种小确幸如萤火般细碎飞舞，我妈的人生，就如浩荡空茫的长路，因为无所有，而能够一眼望到尽头。

缺失自婴儿时代而起，我妈出生于1951年2月，在她出生的大半年前，新中国第一套婚姻法发布，婚姻法首先提倡婚姻自由，而婚姻自由的另一面，是离婚自由。当这新鲜空气吹到淮北平原，机关里掀起了离婚大潮，干部们纷纷除旧迎新。我姥爷倒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但我姥姥脾气不好，把婆家人全得罪光了，我姥爷家族趁机施压，我姥爷就坡下驴，半岁多的我妈，被法院判给了我姥姥。

我妈说她小时候最怕听到别的小女孩说“俺爸给我做啥啥”了，人家都有个“俺爸”，她没有。她对父亲的概念，就是每每她在母亲的威逼下，一步三挪地到他跟前跟他要钱的那个男人。他吧嗒吧嗒抽着烟袋，重重叹着气，从口袋里摸出钞票，递到她手里。

老爸形同虚设，老妈则是个非典型，我姥姥不能说没有爱心，只是不懂得温柔为何物，我小时候也是在她老人家治下长大，差不多可以知道我妈的处境。如今“原生家庭”一词被高频提起，连我对我的原生家庭都多有抱怨，但看看我妈的原生家庭，真是一塌糊涂。

她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钱。十八岁被招工进城，进了纺织厂，工厂里成日机器轰鸣，空气混浊，一个纺织女工一天要在流水线上奔跑十五公里。后来嫁了我爸，我爸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同样来自赤贫之家，负担沉重，家中长年累月捉襟见肘，有几年又有

各种变故，到现在才算好了一些，但我妈的退休金依旧不到两千块，甚至不如在乡镇卫生所做过护士的我姥姥退休金多。

在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又多有负重的人生里，自然很难有所作为，在自我实现这一栏，我也没法给我妈填上更多内容。

各个角度看过来，我妈这辈子过得不算好，到如今都六十五岁了，仍然上有八十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娘，下有四五岁的小孙子，不像很多同龄人，尚有闲暇去打个小麻将。但目睹我妈这大半生，我发现她常有一种愉悦感，是的，我用了愉悦这个词，而不是高兴。相对于高兴，愉悦的快感里，是带着一点充实感的，让我妈不觉得此生虚度的原因是，她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前面说了，我妈那个爹，跟没有也差不多，我姥姥也没什么文化，我妈早期教育一般，似乎只有高小文化。但我妈很留心别人的长处，跟我爸结婚后，我爸喜欢看书，看小说，他订的文学期刊，我妈也拿过来看，看着看着就上了瘾。待我记事起，每月杂志寄到那几天，我们家的饭桌上，总是同时开着小型的文学讨论会，我爸妈会把他们在千头万绪中忙里偷闲看过的那几节讨论分享，我对文学最初的兴趣，也是从这种讨论中来的吧。

等我长大一点，我妈开始跟我一块儿看三毛、张爱玲以及民国作家徐訏等人的小说。她对三毛不大感冒，喜欢徐訏那种不疾不徐的叙事方式，一度对张爱玲很着迷，看完了却感慨她太“独”，警告我说，你可不能像她那样。

看得多了，我妈也写，写乡村往事、童年记忆，在我爸的指点下投稿，居然也屡有发表。当时，我妈因为身体不好，获得了

调出车间去办公室做勤杂工的福利。勤杂工主要是打扫卫生，总是静默地来去，唯有收发员时不时地一声喊，奔去拿样报与汇款单的我妈才有了存在感。

还有些技术活儿，对于我妈也不在话下，电脑打字机刚流行时，我们家也置办了一台，一则为我爸写稿方便，二来时不时还兜揽一些为其他单位打印的活儿，算是家庭副业。开始主要是我爸操作，后来我妈看着技痒，一边做家务一边“王旁青头兼五一”地背诵起来，三五天之后，居然能见字拆字，让费了好大劲儿才学会五笔型的我爸佩服不已。

这几年微信流行，我妈不甘心被时代抛弃，我给她买了ipad，从没有学过拼音的她，就成天在键盘上戳戳点点，很快她不但能用微信在节假日发送祝福，视频聊天使用各种表情符也不在话下。

学习对我妈是一种生活态度，她到亲戚家，会注意人家怎么收拾房间，跟人谈话，会想到吸收有效信息，连看韩剧，她都注意吸收正能量，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韩国人的理念是，不要活得长，只要活得好，所以她不关心旦夕祸福，只要眼下的一时一刻都能活得高兴。

我有时笑我妈，简直就是一本人形鸡汤。然而鸡汤这种东西能被人一说再说，正是因为它是个人人都愿意说而不愿意做的东西，我妈一生能身体力行，我将她与我自己做对比，发现她比我更多一种勤奋。

这种勤奋不是“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的不

眠不休，而是勇于拥抱人生本身的热情。前面我说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喧嚣华丽地活过，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做成很多事，我所言者，皆是结果。我是为了那结果，去忍受各种过程，为了降低我的忍耐成本，我会想要投机取巧，试图以小博大，时而得意窃喜，时而灰心丧气。

获得比较多的人，容易沦为目的主义者，只因“获得”本身太诱人。如果你获得的足够多，你就不用去看各种脸色，躺在悠闲上，躺在欲望上，看天看云，这或者是我们都爱说“财务自由”的原因，这四个字就像挂在驴子鼻子前面的胡萝卜，引诱我们硬着头皮上前去。

我妈没有“获得”的机缘，她成了一个过程主义者，结果并不重要，她先行一步地，发现了过程中的愉悦。这种愉悦感无须依凭，自给自足，不看别人脸色，也不用跟谁比较，成功感来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我的超越，即使周围兵荒马乱，她依然能够自洽。

我妈因而一生保持一种有尊严的安全感。我爸这人是个体女之友，对于女性有较多的同情，经常有女同事登门或是致电跟我爸讨论各种人生难题，我妈从未有丝毫介怀。我读小学时候，班主任对我家情况比较了解，有次居然在班上说，闫红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妈妈是个工人，但她爸爸从未嫌弃过她妈妈。我当时听了只觉得暗暗吃惊，我从不曾觉得我妈就低我爸一等，至今我爸说起我妈，总是不吝赞美吹捧之词，我想这除了“老公眼里出西施”，也是因为我爸确实折服于我妈的“人格魅力”吧。

我妈在钱这件事上也表现得比我体面。缺钱是一件事，被缺钱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是另一回事，我妈曾说，她以前最看不上那些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就在财务室门口一遍遍打听的同事。

别人跟她借钱，不还她也不会讨要，她将情分看得比金钱更重要。这几年家中经济好转，有限的一点钱，已经能够让她活得像个“有钱人”的样子，听说亲朋好友需要，便慨然拿出。那些让很多人耿耿于怀的东西，都不能引起她情绪的动荡，她不怕穷，不怕老，不怕没人爱，也不怕不赶趟。

世间有很多愁苦，都是闲出来的，这种闲，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没有推动自己上前的勇气，便以各种杂事推诿，装作时运不济，装作为爱所困，装作自己原本可以伟大，只是诸事阻隔，获得虚假的满足与安慰。我妈是一个与命运劈面相逢的人，不曾被她的命运击倒，虽然，她也常常感慨自己这一生无所作为，但是我觉得她这种活到老学到老不惧任何处境的精神，就是她的了不起之处，能首先救赎自己的人生更伟大，她也是我身边一个伟大的人。

最后多说一句的是，通过我妈坚持不懈并饶有兴味的努力，她已经拿到了驾照。喜讯传来，我对某人说：“你知道我妈年过六旬为什么还要考驾照吗？就是为了磕碜你们这些年纪轻轻不肯学车的人！”某人翻个白眼，灰溜溜地走开了。

被时代出局的第一代打工者

大哥打来电话，问我认不认识他们镇的领导，他想把当年退给队里的土地要回来。

电话这端，我不知如何回答，首先我作为一个码字的，虽然在本地略有些薄名，但跟领导干部们是隔行如隔山。其次，他的那块地，退回去差不多有十好几年了，早已分给其他人，现在再讨要，人家也不干啊。

大哥是表姨的儿子，比我年长个一二十岁，那时他还没有成家单过，春节返乡，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我打小喜欢农村过年的气氛，这个表姨虽然不算至亲，但跟我姥姥走得热络，有些春节，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大哥退地那天，我正好在现场。

印象中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刚刚起床，便见队长登门，高门大嗓地问大哥在不在家。表姨就去外面那间偏厦里喊大哥，好半天，大哥趿拉着棉鞋，一边扣着棉袄扣子一边走过来。他问队长什么事儿，队长说，这一年到头都不见你人影子，可别忘了交公粮。大哥说，我这地都不种了。队长说，那也得交，这地是你名头上的，就得你交。大哥说，那我可管把地退了？队长

说，管啊。大哥说，退就退！

就这么一言为定了。饭桌上姨父听说了这件事，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拿筷子点着桌子说，咱们是农民，地是咱们的本，咱们不能忘本，更不能把本给扔了。你把地退了，不是个事儿。

大哥早上也喝酒，他一扬脖，喝下一盅酒之后，说，不是我不想种，但你讲这地咋种？农药化肥怎么贵，粮价怎么贱。累死累活干一年，不落几个钱。我在外面打两个月的工，挣的都比这多。

姨父没说话，大哥说的是实情。村子里外出打工已蔚然成风，人们去北广上跟走大路似的，也有挣到钱的，也有虽然没挣到多少钱，起码见了大世面的。大哥属于前者，而且几乎是最为成功的一个。

姨父有五个孩子，四个是男孩。吾乡重男轻女，儿子多，出门时腰杆都挺得比别人直。但回到家心里一盘算，一个儿子就是一座大山。吾乡娶媳妇不易，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订婚时开始，过小礼，下大定，数目就已经不菲，还没算上盖房子。没有房子的人家，礼金就得格外重，算下来，没个万把块钱，娶不回一个像样的媳妇。

大哥早知家里艰辛，初中没毕业，就回乡务农，又不甘心就这么过一辈子，一直很注意搜集致富的信息。他养过兔子，种过果树，承包过池塘养鱼虾，几番折腾，不是失败告终，就是收益甚微。好在，他肯钻研敢折腾，引起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好感，没

有要太多礼金，把闺女嫁给了他。

某年春节，邻村的一个同学来找他玩。这个当年在班里很不起眼的同学，出现在他面前时，西装革履，头光脸净，让大年下还衣衫褴褛的大哥，顿时自惭形秽。

同学说，他去年一直在邻省的W城打工，在工地上挑毛渣，虽然苦点累点，但工地包吃住，一年下来，能落不少现钱，比种地强多了。

大哥为之心动，要同学带自己一块去那花花世界。该同学本就为兜揽他而来，春节一过，大哥辞别了父母妻儿，跟他的同学踏上了新征途。

年底回来时，大哥俨然成了那个同学的翻版，一件灰色呢子大衣，压着他瘦弱的小身板，袖子上的标签舍不得拆，举手投足时格外闪亮，脖子上居然还围了条白围巾，谈不上文艺范儿，却也画龙点睛地将他和村里人区别开来。他口袋里揣着好烟，见人就散一支，有人恭维他发了财，他就把得意的笑容，努力压缩得谦和一点，说，混口饭吃，混口饭吃而已。

那个春节，他和老婆孩子的穿着打扮，在村里都是最光鲜的。村里孩子相约着骑车去赶年集，回来之后，一顿饭的工夫，全村人都知道，大哥给了他儿子十块钱，让他随便买，而其他的孩子，赶集时口袋里最多也不过五毛钱。

如是种种，都是活广告。春节前后，表姨家局促的堂屋，总是出一屋子又进一屋子，人们带着笑容以及一小篓鸡蛋或是一袋红糖或是一瓶香油，站在大哥面前，问他能不能把自己家的孩子

带出去，那个年节，大哥比他们村支书都风光。

大哥带了一支队伍出去，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在邻省的W城，专门给人家建筑工地挑毛渣。他挣的是极辛苦的钱，有个表弟读高中时突然产生厌学情绪，看大哥回来时的风光，铁了心要退学回来跟他走，一到工地上就傻眼了，包括大哥在内，都身着单衣，到河滩上挑毛渣，脸上身上泥水汗水混在一起，哪还有个人模样。表弟被震到了，乖乖回家继续上学，居然考了个大专，进城当了小职员。

但对于更多的村里人，苦不可怕，可怕的是没钱。孩子上学需要钱，老人看病需要钱，娶媳妇需要钱，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时刻岌岌可危。我多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来还算美满的家庭，因为某个变故陷入赤贫。20世纪80年代末，村里还有人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不上饭，缺钱的恐惧感，无法靠种庄稼解决。

大哥也在慢慢摸索门道，进入21世纪，商品房大行其道，城里人买了新房，就得装修，干装修比挑毛渣卖苦力略为轻松不说，挣的也更多一些。虽然，干装修工需要一些技术含量，但这怎么能难得住我那脑子活络的大哥，他放下小包工头的架子，跟着个油漆工当学徒，很快，他出了师，还能带徒弟了，他手下的那个队伍也全面转型。

2002年春节，我照例去乡下，眼前的大哥踌躇满志，他告诉我，他这一年“搞得还可以”，明年会更好。因为他认识了一个黄姓老板，这个黄老板特别有办法，接了不少活，他明年不蹲街